

## 第一章 無端背黑鍋

夜深時分，飛雪驟至，靜謐的庭院之內可聞折竹之聲，待到天亮後，雪停了，定國公府的聽雪院變得皓白明潔、纖塵不染。

竹下和松柏旁落了一地的碎瓊亂玉，抬頭望去，尚有殘餘的積雪壓在松枝上，好似糖霜裹了碧桔在頂上結了果。

「吱呀」一聲，穿著桃紅中襖的丫鬟端著熱騰騰的水，輕手輕腳地進了正房內室。躲在紫色錦被裡的少女，帶著慵懶睡意的聲音從紅帳裡傳來，「靈玉，昨夜是下雪了嗎？」

梳著雙螺髻的丫鬟靈玉把帕子放進熱水裡，回過頭，語帶輕快道：「是呀，奴婢瞧您是要早起的，熱水都打好了。」

弦絲雕花架子床上的穆筠爛半蒙著面，一雙眼尾細而略彎、狀似桃花的眼睛露在被子外，一聽丫鬟說昨夜真的下了雪，登時精神了，吩咐人上前伺候她梳洗。

梳洗罷，穆筠爛就迫不及待地提著竹簍子，讓丫鬟拿著漁具，要往園子裡去。

丫鬟紅玉抱了孔雀毛的大氅忙不迭地跟在後邊，喚道：「姑娘，慢著些。」

穆筠爛頭也不回地答道：「再磨磨蹭蹭的，等孟嬾嬾來了，可就不容易出去啦！」

這時候，靈玉已經替穆筠爛收拾好了妝奩，也跟了出來，站在屋簷下道：「姑娘，這怕是京城最後一場雪了，帶著蓑衣、斗笠豈不好些？」

穆筠爛頓住了腳步，轉身小跑過來，衝著靈玉歪頭笑了笑，雙眼如月牙一般，點頭道：「好，去給我找蓑衣、斗笠來。」

紅玉雙肩往下一鬆，心道：總算是願意多穿些了，雖是冬末了，可也很容易凍病呢。

穆筠爛進屋去等了一會兒，靈玉帶著紅玉去庫房裡找了找，把之前用過的蓑衣和斗笠翻了出來。

穿上蓑衣，戴上斗笠，穆筠爛兩手捉著斗笠的邊緣，問靈玉道：「怎麼樣？」

靈玉點了點頭，說好看。

紅玉撇撇嘴道：「咱們姑娘雖然長得好看，也禁不住這麼糟蹋呀。依奴婢看，還是把大氅穿了吧。」說著轉身就要去拿。

靈玉把人拉住，道：「別攪了姑娘的好興致。」

穆筠爛彈了彈紅玉的腦門，笑了笑，道：「妳就在屋裡乖乖等著我的鮮魚湯吧。」

穆筠爛一副漁翁打扮，兩手一邊一個魚簍子，帶著三個小丫鬟蹦蹦跳跳地往花園裡去了。

因下過一場雪，國公府各處的味道都被掩蓋了一些，穆筠爛能嗅到的只有淡淡的松柏香氣。

正屋裡，紅玉傻愣愣地摸著腦門，道：「唉，姑娘這性子，多少年也沒改過來。」

靈玉淡笑道：「咱們姑娘的性子，不用改。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等閒人哪有這份閒情逸致？」

紅玉茫然了一瞬，隨即甜甜笑道：「反正姑娘開心就好了。」

靈玉眼看著時候不早了，忙吩咐餘下的丫鬟各司其職，把聽雪院清掃一遍，又帶

著幾個丫鬟去庫房裡，將年裡穆筠嫻收的東西都歸整好了，整理入冊。還未到午膳時分，穆筠嫻還沒回來，榮貴堂的人卻先來了。榮貴堂住的是穆筠嫻的父親穆先衡與母親杜和錦，這會來的是杜氏身邊的大丫鬟如青，年長靈玉兩歲，她穿著石青色中襖，抱著個手爐進來。靈玉聽說榮貴堂來了人，忙出來迎接。兩人相互問候了兩句，如青瞧了瞧，不見動靜，便道：「咱們姑娘去哪裡了？」靈玉道：「姑娘上園子裡去了，夫人可是有急事？我這就去把姑娘叫回來。」如青坐下，喝了杯熱茶暖暖身子，搭上靈玉的手，道：「我先跟妳說了，妳再去喊姑娘回來。」靈玉心領神會，讓添茶的丫鬟先退了出去，和如青兩個在屋裡說話。如青把事情說了一遍，才道：「夫人沒把那起子小人放眼裡，只不過事情鬧到了老夫人跟前，還得姑娘去夫人面前說一聲，母女兩個通個氣，再去同老夫人解釋一遭。這春節才過了多久？省得老夫人心煩。」靈玉點頭應了一聲，親自送走了如青，交代了一聲，讓幾個一等丫鬟看著主屋，便親自去園子裡叫大豐收的穆筠嫻。穆筠嫻正在湖邊垂釣，隱約聽見幾聲呼喚，分了神，沒一會兒就見靈玉來了，同她附耳把事情說了一遍。訝異地「啊」了一聲，穆筠嫻收了杆，把東西扔給丫鬟，對靈玉道：「好端端的，在自個兒家裡都有麻煩從天上掉下來，這叫什麼事？」靈玉忙安撫道：「倒也不是什麼大事，姑娘先去榮貴堂見見夫人再說。」穆筠嫻擦擦手，抱著靈玉遞過來的手爐，吩咐身後的丫鬟道：「先都給我帶回去放著，等我分配——靈玉，裝兩條去母親院裡，咱們走！」說罷，穆筠嫻也不耽擱，風風火火趕往榮貴堂。

到了榮貴堂裡，早有幾個丫鬟在外候著，一個先去稟了屋裡的人，一個領著穆筠嫻和靈玉往屋裡去。次間裡，四個婦人正圍坐在黃花梨花卉紋藤心的桌子前打馬吊牌，面南而坐的就是杜氏，她年紀雖四十有四，可遠遠看去依舊皮膚白嫩、五官明艷，就是身材稍稍嬌瘦些。牌桌的角邊還放了四個青銅腳爐，爐子裡燒的是銀屑炭，一丁點煙火都沒有，上邊溫著幾壺茶水。穆筠嫻一進屋，正好輪到杜氏出牌了。杜氏沒來得及抬頭看過去，榮貴堂的丫鬟就機靈地迎了上去，替穆筠嫻除去斗笠和蓑衣。坐在杜氏西邊的婦人望著穆筠嫻，忍俊不禁道：「這哪裡來的小漁翁？」杜氏這才抬起頭，看著自家小女兒笑斥道：「大雪天又往哪裡跑了？十五六歲的姑娘還沒個正形兒。」穆筠嫻挨個喊了人，挨著杜氏坐下，抱著母親的手臂撒嬌道：「這不是想孝敬孝

敬娘嗎？」

靈玉適時地把兩條魚拿過來，附和道：「都是咱們姑娘親自釣的魚呢。」

牌桌上有人道：「看來午膳是有著落了。」

杜氏一看手上的牌要胡了，歡喜道：「今兒都在我這兒吃！」

打完了這局，杜氏讓身邊的洪嬾嬾，也是她當年的陪嫁丫鬟替她先打一局，拉著穆筠嫻進了內室。

進了屋，穆筠嫻嗅到梅花的香氣，高腰小几上有一枝紅梅插瓶，看樣子是今早才折來的，香味稍明顯些。

杜氏坐在鋪了軟墊的羅漢床上，面色不善的道：「三房那些沒心肝的東西妳不用放在眼裡，妳且跟我說說是怎麼回事，等會兒看我去打他們的臉！」

穆筠嫻想了想，還能是怎麼回事，肯定是陰差陽錯唄。

這事還得從五天前說起。

定國公府共有三房，大房嫡出，二房、三房都是庶出的，繼承爵位的就是穆筠嫻的父親穆先衡。

大房和二房關係尚可，唯獨三房不大安分，所以兩房關係並不和睦，但上有老夫人壓制著，他們還算老實。

三房嫡出的孩子僅有兩個，一子一女，嫡女穆筠妍在國公府裡行六，今年已經過了十四歲，到了可以說親的年紀。

三夫人錢寶婷也是個性子急的，才出了年便張羅著給女兒挑夫婿。

錢氏相中了一個六品寺丞的嫡子，對方看中了國公府的背景，不在乎穆筠妍的父親只是個正八品的照磨，也願意來相看。

錢氏五天前和人約好了來家裡作客喝茶，婚事沒有定下，不該聲張，寺丞夫人便帶著兒子從角門進來，結果正好碰上了在家裡待悶了、要出門去買幾本閒書的穆筠嫻。

穆筠嫻雖然有些驕縱頑皮，禮數還是周到的，與客人在夾道上撞見了，問過錢氏身邊的錢嬾嬾後，向寺丞夫人母子見了禮，而後便快步繞過影壁，從角門外坐上馬車出去了。

穆筠嫻倒是沒把這事放在心裡，哪知道寺丞之子一見佳人誤終身，方知仙姑之名不是謠傳，定國公府這位披著祥瑞降生的小娘子，是真正的西施、嫦娥，有國色天香之貌。

剛見過絕色美人，寺丞之子哪裡還看得上膚白圓臉塌鼻子，姿色只能算尚可的穆筠妍？魂不守舍地回了家之後，便讓父母親婉拒了這樁婚事。

相看的時候，穆筠妍躲在隔扇後邊，一眼就看上了俊秀的小郎君，當她知道男方派人來表達婉拒之意時，當場就難過的哭了。

後來穆筠妍又聽錢嬾嬾偷偷跟錢氏多嘴說了兩句，才曉得原來是因為穆筠嫻才耽誤了這樁親事，更是悲憤交加，讓母親給她討個公道。

錢氏也恨穆筠嫻把她女兒好好的婚事給攪黃了，心有不甘之下，越發覺得穆筠嫻是故意出現在寺丞家小郎君面前，有意壞人姻緣。

若說錢氏自己生怨氣也就罷了，偏偏這事讓三老爺的生母汪姨奶知道了。汪姨奶今年虛歲六十，原是貧家女出身，賣到老夫人的娘家衛家做了丫鬟，跟著主子一起陪嫁到穆家，後來做了老國公爺的通房，有了身孕便抬了姨娘，生了個哥兒成了貴妾。

汪姨奶的一生都被正妻和甄姨奶壓著，自然氣難平，然而斤斤計較了幾十年，汪姨奶越來越愛挑事，都這個年紀了，雖不是正經主子，卻也可以倚老賣老、打壓旁人，逞威風給自己長長臉面，快活一天是一天。

不過汪姨奶向來看重的是三房男丁，三房三個丫頭的事她很少上心，這回大約是自以為逮住了大房的錯處，想借穆筠爛「不仁之舉」去老夫人跟前說嘴，討個嘴上痛快，這才大張旗鼓地鬧到了老夫人跟前。

錢氏雖然是庶房媳婦，哪個才是正經婆婆她心裡有數，便是想替女兒抱不平，也不敢真的去老夫人面前吵鬧，至多委婉抱怨一番罷了，更不會借汪姨奶之手去老夫人跟前挑事。

老夫人派人同杜氏遞話轉述的時候，三房的態度可並不隱晦，穆筠爛便已經猜到，鬧事的人不是錢氏而是汪姨奶。

但是好端端的，汪姨奶如何會事無巨細地知道穆筠妍相看失敗，和其中的緣故呢？

穆筠爛心裡有了數，既然白白送上門來了，那就新帳舊帳一起算！

榮貴堂內室裡邊，穆筠爛把自己五天前偶然撞見寺丞家小郎君的事告訴了杜氏，並且把自己的猜想也說了出來。

杜氏耿直潑辣、無甚心機，聽到這事的時候倒是沒想太多，只以為是個小誤會，一心只想著給女兒出頭，沒想到其中還有這些彎彎繞繞，定了定神，隨即拍案道：「這老妖婆，竟然算計到妳頭上了！」

人家小郎君看不上妍姐兒關她家姑娘啥事？汪姨奶那個老傢伙，竟然把責任一股腦地推到爛姐兒身上。

杜氏氣得臉都紅了。

穆筠爛先安撫道：「娘，您別生氣，反正祖母偏疼我，讓她鬧去！」

杜氏嚷道：「她們敢欺負到妳頭上，我怎麼能不生氣？」

杜氏生自金陵，父親以前是工部尚書，外祖父是金陵富商，自小受外祖父影響頗深，性格直率，成親後又遇上了脾性相投的婆母，丈夫也十分寬和，性子便一直沒改過來，這個年紀了脾氣還是那麼直接，該怒則怒，絲毫不委屈自己和家人。穆筠爛的手往簾子那邊指了指，抱著杜氏的手臂，小聲道：「娘，小聲些，您好歹給人留點臉面。」

外邊還有客人，雖都是和大房交好的幾人，但是三姑六婆在一起就喜歡碎嘴，穆筠爛委實不喜歡讓別人知道這事，圍坐在一起打趣她。

杜氏一時沒會意過來，氣得挺直背板梗著脖子道：「她們敢做，還怕我不給她們留臉面？」

穆筠爛愣了一瞬，拉著杜氏道：「娘，我是說……給我留點臉面……」

杜氏又道：「她們做錯事，自該是她們沒臉，又怎麼連累了妳？若是有人敢說妳一個字不好，我就拔了她的舌頭！」

穆筠嫻扶額，不多解釋，轉而道：「娘，既然老夫人都派了人來傳話，咱們先去永壽堂一趟再說吧。」

杜氏點頭，放緩了臉色和語氣道：「我的乖乖，快把大氅披上，昨個夜裡下了大雪，早上還冷得很。」

如青拿了杜氏最近新做的一件白狐狸毛大氅過來，披在穆筠嫻身上。

杜氏親手給比自己個子還高一點的小女兒把帶子繫上，看著玉雪可愛的小女兒，笑道：「咱們仙仙又長高了一點。」

仙仙是穆筠嫻的小字，因為杜氏要生產的時候，天上彩雲幻化成佛祖的模樣，夕陽落下，正好形成了「臥佛含丹」的景象，等到了夜裡，小兒出生啼哭的時候，天空上朗月高懸，雙星伴其左右；後來又有高僧批命，謂定國公之女是仙姑下凡，天上的兩顆星星，便是送她下凡的童男童女。

不僅如此，穆筠嫻生有巧鼻，能分辨出百種花香，實乃天賦異稟，自此便有了她是仙姑下凡的傳聞。

穆筠嫻自小就長得好看，外客見了她，不知名諱，直呼小仙姑，索性家裡人就用她本名裡的「嫻」字，取了個諧音的「仙」字做小字。

穿好了狐毛大氅，穆筠嫻本就白皙的肌膚，被襯得越發瑩白，若是臥在雪地裡，真就似一隻小狐狸了。

杜氏也披了件羽緞，如青在前面打起簾子，母女兩個攜手出去了。

杜氏走到牌桌前，對幾人道：「妳們先玩著，魚我讓小廚房裡現做，等我去趟老夫人那裡，過會就回來。」

二夫人羅傳芳溫和笑道：「大嫂自去吧，我們等妳就是。」

穆筠嫻也對桌上的人點頭示意，便一道出去了。

母女兩個各自抱著手爐，身後跟了四五個丫鬟，一起去了永壽堂。

永壽堂坐落在定國公府的東北角，與榮貴堂隔得不算遠，兩院平行，中間穿過一個穿堂，從府內的小園林留園走過就到了。

永壽堂裡有一股淡淡的草藥味，這味道在別人聞來，只是一股混雜的味道，可在穆筠嫻的鼻子細嗅之下，便是樣樣分明的味道。

走了一會，母女倆身上都熱了，雖然外邊冰天雪地的，可兩人到了老夫人院裡的暖閣，解下身上的大氅羽緞後，不抱手爐也不覺得冷。

老夫人衛靜眉年六十七，正斜靠在黃花梨卍字紋的羅漢床上，身穿銀藍色的二寸寬銀滾邊長襖，頭戴鶴鹿同春的抹額，中間一顆指甲蓋大的南珠，手裡抱著方形的暖爐，背枕牡丹紋迎枕，臉上雖有皺紋，一雙大眼睛卻是笑吟吟地望著穆筠嫻，慈和道：「來，坐我這兒來。」

穆筠嫻抿嘴一笑，走到衛靜眉身邊，抱著老人蹭了蹭道：「祖母，我今兒去釣魚

了呢，過會等我回屋去，就讓人挑了大的給您送來。」

衛靜眉連連應道：「好好好，祖母喜歡吃魚，咱們仙仙最孝順了。」

杜氏自覺地在漆黑炕桌的另一邊坐下，喝了口丫鬟端上來的熱茶，把事情簡單地說了一遍，末了問道：「老祖宗，汪姨奶她們人呢？」

衛靜眉望向大兒媳，道：「聽丫鬟說妳們來了，我已經著人去請了。」

話音才落地，丫鬟川兒打了細綢簾子進來稟道：「老夫人，汪姨奶來了。」

衛靜眉應了一聲，如青便轉頭出去請人進來。

穆筠爛對老夫人道：「汪姨奶來得可真夠快。」

衛靜眉道：「怕是早盯著妳們母女的院門了。」要不怎麼會媳婦和孫女前腳來了，她們後腳就跟來了？

沒一會，人進來了。

汪姨奶年輕的時候長得秀麗，個子不高但是生得豐腴，如今已經是垂暮老人，身材略顯臃腫，裸露出來的肌膚隨處可見皺紋和斑點，但那雙眼睛仍舊透著精光。她一進屋便掃了一眼屋裡的人，隨即向衛靜眉行了禮，又喊了一聲，「大夫人好，四姑娘好。」

衛靜眉也沒說讓汪姨奶坐，就讓她站著回話，道：「妍姐兒的事我問過了，與妳說的大相徑庭，現在把話說清楚就罷了，別給我再開了！」

才出了年沒多久，還有些親戚住在府上沒走，偏要鬧得人盡皆知，豈不是丟了自家的臉面？

衛靜眉的親兒子是國公爺，嫡長孫和孫女都是人中龍鳳，為將為后，國公府裡能和和氣氣的最好。

汪姨奶不同，她是個倚老賣老、沒臉沒皮的，才不管國公府面子上好不好看，但凡她覺著委屈了，不討個公道回來便要一直鬧騰。

到底還是怵老夫人的，汪姨奶撇了撇嘴，道：「老夫人這是要偏袒四姑娘的意思？便是嫡庶有別，也不能半點道理都不講吧？妍姐兒一個姑娘家，好好的一樁婚事被人攪黃了，以後還怎麼說親？老夫人不心疼三老爺，妾身沒有話說，畢竟他不是您跟前長大的，可這和無辜小輩們有什麼干係？用得著讓四姑娘這般欺負妍姐兒？這難道就是咱們國公府裡的規矩嗎？」

汪姨奶大字不識幾個，說起話來看似有條有理，其實句句都刺人，饒是衛靜眉向來心胸寬廣，也差點想讓人把汪姨奶給轟出去。

衛靜眉冷眼看著汪姨奶，冷哼一聲道：「若不是看在妳是老三生母的分上，老國公爺憐惜妳，我也想給妳留點體面，妳這樣混不吝的東西……」早就該處理了！

汪姨奶背上浸了一層冷汗，梗著脖子心虛的道：「妾身不過是想討個公道！」

汪姨奶不是什麼正經長輩，穆筠爛眨了眨眼，便插話道：「汪姨奶想討個什麼公道？」

汪秀被問得愣了，仔細想了想，得意道：「既然是姑娘壞了妍姐兒的婚事，自該去給她端茶道歉。」

杜氏一聽這話先惱火了，大著嗓門道：「妳們養出來的什麼玩意，也敢讓我的女

兒給她端茶道歉？！」

汪姨奶不懼小輩，扭腰頂回去道：「大夫人這話說的怪難聽！妍姐兒也是正經的好姑娘，『玩意』是個什麼東西，該從您嘴裡說出來嗎？」

穆筠嫻忙拉了杜氏的手，壓著母親的手背，轉而對汪姨奶道：「若是妍姐兒的錯呢？」

汪姨奶呆滯了一瞬，妍姐兒的錯？她可是受害者，能有什麼錯？

汪姨奶底氣十足道：「若是妍姐兒錯了，自然也要給妳端茶道歉。四姑娘放心，妾身也不是不講道理的人！」

穆筠嫻嘴角抿了個笑，對衛靜眉道：「祖母，那這事就讓我說給汪姨奶聽？」

衛靜眉點頭默許了，她家這個小機靈鬼，別說一個汪姨奶，便是三房的人都來與她鬥嘴，也是說不過她的。

得了許可，穆筠嫻便問了汪姨奶，「您是如何曉得這事的？」

汪姨奶眉毛挑了挑，頓了頓才道：「家裡人來人往的，既然做了，還怕人看見說嘴？自然是別人看見了，覺得委屈了妍姐兒，說到我跟前來的。」

穆筠嫻心裡有數，卻不再逼問，反正汪姨奶現在不肯說，等會兒自會乖乖說出來。

穆筠嫻繼續問：「汪姨奶有何證據證明我是刻意攪黃妍姐兒婚事的？」

汪姨奶理直氣壯道：「若不是妳有意為之，好端端的，妳從西角門出去做什麼？東邊的門離妳的院子豈不是近些？」

想必那人也是用這理由說服了汪姨奶。穆筠嫻心中想著，說道：「汪姨奶不曉得我出去是為了到萬卷書齋買書的嗎？西角門離書齋近些，我每次去那兒都是從西角門出去，這事我的丫鬟和角門的門房婆子、小廝都知道，做不得偽。」

這事汪姨奶是知道的，有一回她上花園去，就在道上撞到要去西角門的穆筠嫻，聽婆子們說過，四姑娘一般往這個門出去，都是去書齋買書的。

汪姨奶問道：「早不去，晚不去，為何偏挑在那個時候去？難道妳不曉得寺丞家的小郎君要來咱們家作客嗎？」

穆筠嫻嘴角彎了彎，道：「汪姨奶說對了，我還真就不知道。不光我不知道，整個定國公府裡，除了三嬸身邊的人，沒人知道！」

汪姨奶扯了扯嘴角道：「不可能，妳六妹妹說親，妳如何會不知道這事？」

穆筠嫻反問她，「那汪姨奶妳知道這事嗎？」

喉嚨一哽，汪姨奶張開的口沒發出聲音來。

她還真不知道，要不是出了事，她管死丫頭嫁給誰，她只管孫兒們娶了哪家大人的姑娘，是嫡是庶、好不好生養。

汪姨奶走神的一瞬間，穆筠嫻忙道：「汪姨奶住的離西南院那麼近，連妳都不知道這事，我又憑什麼知道？何況又不是定下親事了，要知會我們一聲，相看而已，何必告訴我一個小輩？」

汪姨奶似乎品出不對勁了，她想了想，又道：「那妳怎麼會剛好和寺丞家的小郎君撞上？」

穆筠嫻無奈地道：「我還想知道家裡為什麼忽然出現外男呢。」

杜氏也幫腔道：「三弟妹也真是的，這個家誰在管，她心裡沒點數嗎？請了客人上家裡來，還有陌生男子，竟然都不曉得提前知會我一聲，若是唐突了幾個沒出閣的姑娘，算我的責任還是算三弟妹的？妳們竟也好意思來問我女兒的不是，等這事料理清楚了，該輪到我好生問一問妳們了！」

錢氏不想聲張還未穩妥的親事是人之常情，杜氏就是知道了也不會過問，但膽敢算計到她女兒頭上，便是頭髮絲粗細的錯處，她也要捏死了，狠狠地把錢氏踩一腳！

汪姨奶才不管錢氏與杜氏過後會有什麼矛盾，她只管穆筠嫻使壞這事，於是道：「便是偶然撞見，妳走就是了，何必還要同人家見禮問安，妳這不是刻意現眼嗎？」

汪姨奶知道的還真是事無巨細，若說不是當事人告訴她的，穆筠嫻絕對不信！杜氏高聲道：「妳若說穆筠妍長那副模樣需要現眼就算了，我家仙仙走到哪裡不是眾星拱月，還需要對他一個寺丞的兒子示好？妳且讓那寺丞之子照完鏡子到我跟前來說說，他鼻子、眼睛、眉毛，哪裡有一丁點值得仙仙多看他一眼了？」汪姨奶被杜氏這般呵斥，稍稍轉頭看了一眼穆筠嫻……還真別說，就這丫頭貌美如花的臉，別說她不去同寺丞家的母子說話，便是外人與她擦肩而過，都忍不住多看幾眼。

看著穆筠嫻嬌美的容顏，汪姨奶生生把反駁的話嚥了下去，縱使她想出一口惡氣，對著仙仙的臉，也說不出違心的話。

這樣的姑娘，實在不需要刻意表現什麼，她光站在那兒，自有人獻殷勤。

汪姨奶腦子裡亂成一團，好像怎麼說都不對，穆筠嫻真是一點錯處都沒有！

手絞了絞帕子，汪姨奶支支吾吾道：「就算四姑娘沒錯，這事也與四姑娘相干，妳們總該彌補彌補吧？」

可別以為汪姨奶是想替穆筠妍討點好處，她是實在沒了話說，才扯了歪理，好讓自己沒那麼無地自容。

穆筠嫻可不是好惹的，那人把汪姨奶當槍使算計了她，還想全身而退？沒門！

微微仰了頭，穆筠嫻看著汪姨奶道：「方才咱們的話還沒說完呢，論完了我的對錯，還有六妹妹的過錯沒說呢。」

汪姨奶不禁皺眉道：「妍姐兒哪裡來的錯處？這事既然是誤會，她又遭了災，合該補償她才是！」

穆筠嫻眯眼笑了笑，雙眼似狐狸一般狡黠，她道：「她的錯處可大了，明知道這事就是誤會，卻還攛掇了姨奶鬧到祖母跟前討了個沒臉，她是出了氣了，姨奶妳的臉面往哪裡擱？這事若鬧了出去，到時候底下的人會怎麼說姨奶？」

停了一會兒，穆筠嫻盯著汪姨奶越發難看的臉色，繼續道：「是說姨奶混不講理？還是說姨奶倚老賣老呢？」

左說右說，都不是什麼好話。汪姨奶六十歲的人了，鬧歸鬧，那也是有事才鬧事，沒事倒也安分，說白了，還是個要臉面的人，這樣的事傳出去了，她豈不是像個瘋婆子了？

汪姨奶嘴角下垂，面上已帶有怒氣。

穆筠嫻道：「這事汪姨奶不知道也就罷了，本就是陰錯陽差的事，怎麼妍姐兒偏偏就讓妳知道了？我看是刻意說給妳聽的吧？她是如何說的？說我明知道她要相看，所以故意去見人家外男嗎？是不是還說了我刻意對人家小郎君示好？」

杜氏腦子簡單，還未想到這麼深一層，她也想不到一個沒出閣的姑娘，竟然背後敢說這種話！

穆筠妍的名聲要緊，難道她的寶貝仙仙名聲就不要緊了？！

穆筠嫻看著汪姨奶的神情，便曉得自己全都猜對了，她又添了把火道：「妍姐兒倒是真會替姨奶著想，這樣容易就把妳哄到老祖宗跟我母親面前來鬧事。我受點委屈也就算了，她難道不知道事情鬧起來了，姨奶會受罰嗎？三叔也會不高興。」這是肯定的，汪姨奶不僅怕罰，也怕唯一的兒子生氣，所以這會她已經完全不想替穆筠妍說話了，她想做的，只有把自己先摘出去！

面色一變，汪姨奶死死咬牙道：「六丫頭好狠的心，竟把我推到這前頭來頂缸！」

穆筠嫻咬了咬唇，壓下嘴角的笑意，敢算計到她頭上，就讓她們內訌去。

衛靜眉大約也猜到了這事是誰的心思，抬抬手便道：「旁的先不說，妳不分青紅皂白地來鬧，白白讓仙仙受了這般委屈，若不是她聰明又性子好，等再鬧大些，妳這把年紀了且等著受罰去！到時候老三還要因著這事寒了心。」

汪姨奶一怔，兒子再沒出息，那也是她唯一的依靠。

汪姨奶當即道：「妾身這就回去問話，讓老三媳婦好生教教她姑娘！」

「站住！」衛靜眉把人叫住了。

汪姨奶有些羞赧道：「老夫人還有什麼吩咐？」

衛靜眉哼了一聲。

杜氏接腔道：「汪姨奶轉頭就把話忘了？端茶道歉的事，做不得數了？」

汪姨奶面色一僵，道：「做得數！」虧得方才沒把自己給搭進去，妍姐兒這死丫頭，等回西南院了，有她苦頭吃！

## 第二章 結怨的始末

川兒在外邊聽到動靜，已經著人去請了錢氏和穆筠妍過來，期間汪姨奶就這麼忐忑地坐下，一面在心裡罵穆筠妍，一面想著，老三若知道了這事可別惱她才好。等人都到了，一股脂粉味傳到穆筠嫻的鼻子裡。

錢氏還被蒙在鼓裡，並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，只是見這陣仗，隱隱有不祥的預感，帶著女兒怯怯地見過人，賠笑道：「老祖宗這是有什麼事吩咐？」

穆筠妍穿得鮮紅亮麗，躲在錢氏身後，不安地攥著帕子，頭也不敢抬，塌鼻子、扁平臉，看著越發怯懦小氣。

汪姨奶本來坐著的，見了穆筠妍，登時站起身來，指著她罵道：「死丫頭！小小年紀就這般深的心思，連妳親姨奶都不放過，虧得我一門心思想替妳討公道，妳倒好，讓我來遭罪！若叫妳爹知道了這事，不扒了妳的皮才怪！」

穆筠妍嘴唇瞬間變得慘白，她原先料想的是，汪姨奶鬧到了老夫人跟前，把過錯都推給穆筠嫻，她心中也認定本來就是穆筠嫻的錯，這樣老夫人就會愧疚，指不

定肯親自出面給她說一樁親事，怎麼就變成這樣了？

錢氏還沒反應過來，汪姨奶就說了一籬筐的話，雖然不大有條理，她到底還是聽明白了，妍姐兒的膽子忒大了，連嫻姐兒都敢算計！

不說這國公府上下誰不曉得嫻姐兒最得寵，便是放眼京城，也沒人敢欺負到這小祖宗的頭上！

錢氏一丁點都不客氣，轉頭就給了穆筠妍一個巴掌，她手上還帶著鍍金的寶石戒指，雖然刻意偏著打的，還是刮到了女兒臉上的皮膚，一條長紅的印子赫然出現。衛靜眉忙制止道：「行了！要教養孩子回去教養，別在我面前擺姿態。」

錢氏面上一陣尷尬，大房的人，乃至老夫人，都是這麼個性格，說話從不給人留餘地。

錢氏拉著女兒跪下，雖是內室，但羅漢床下正前方只擺了一張薄薄的毯子，膝蓋跪在上面，冰冰冷冷的。

衛靜眉也沒叫人起來，妍姐兒沒教養好，錢氏有錯，當跪！

衛靜眉道：「方才汪姨奶說了，叫妍姐兒給仙仙端茶道歉，川兒，去備茶。」

穆筠妍聞言色變，她現在可是跪著，站著端茶也就算了，跪著是怎麼回事？她不過是背後挑唆了幾句，穆筠嫻怎麼就當得起她這一跪了？

穆筠妍臉上還火辣辣地疼，但此刻她顧不得疼，還是臉面要緊，要是讓穆筠嫻得意了，她實在是嚥不下這口氣。

拉著錢氏的衣角，穆筠妍低聲啜泣著，帶著哭腔喚了一聲，「娘……」

錢氏沒搭理女兒，只朝著衛靜眉求情，莫要把這事張揚出去，便是讓穆筠妍禁足或是扣了月例銀子都使得。

衛靜眉抱著手爐，不鹹不淡道：「妳們的事休要來煩我，我只看著她敬茶道歉，之後都給我走吧，其餘的事，以前怎麼辦，現在就怎麼辦。」

錢氏鬆了口氣，抹著眼淚站了起來，卻把穆筠妍的肩膀死死地壓著。

熱茶早就煮著了，川兒端了一杯上來，奉到穆筠妍眼前。

穆筠妍不肯接茶，錢氏差點又要動手，汪姨奶也在一旁罵罵咧咧的。

不得已之下，穆筠妍只好哭著接過茶水，顫著肩膀送到穆筠嫻面前。

微微彎腰受了茶水，穆筠嫻端在手上，她小聲道：「這要不得的就是欺負比自己弱小的人，但更要不得的，是欺負比自己厲害的人。」

穆筠妍一陣齒冷，她不知道穆筠嫻說的究竟是不是那件事……

略抵了一口茶水，穆筠嫻就把茶杯放下了。

衛靜眉揮揮手，不大耐煩道：「都走吧！」

汪姨奶最先走的，錢氏拉著穆筠妍起來，杜氏和穆筠嫻也跟著離座。

穆筠嫻行了禮，朝衛靜眉笑道：「祖母，我回去拿魚給您！」

衛靜眉和氣地笑了笑，道：「快去，再晚，我午膳就吃不上了。」

一行人離開了永壽堂，錢氏在前邊等著杜氏。

衛靜眉雖未親自下罰，那是因為杜氏管家，她把權力給到了杜氏手上，並不是真的要放過穆筠妍，而杜氏是穆筠嫻的母親，又一向寵溺她，怎會那麼容易放過穆

筠妍？

杜氏直接拿目光剗了錢氏和穆筠妍一眼，道：「既然妍姐兒有這些邪心思，就好好地屋裡抄三個月的經書，省得以後再動歪心思害人。」

穆筠妍正當說親的年紀，三個月也太久了！錢氏心裡一堵，道：「三個月……是不是太長了些？我家妍姐兒都十四了！」

杜氏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十五六歲說親的多了去了，妍姐兒就這般急著嫁？依我看，就她這歪性子，好生在家教養兩年才好，真嫁出去了，壞的是國公府的名聲！」大明開國是由南業女帝和北業皇帝結為連理共同執政，定國號為明，女帝掌權的時候頒佈了許多條例，其中關於婚嫁的就有一條，定女子嫁人最合適的年紀應當為十七八歲，所以比起前朝，大明一直興晚嫁，十五六歲才說親的姑娘委實不少。錢氏是個急性子，非常為女兒婚事著急，給她五年的時間也未必找得到一門好親。她臉色難看極了，忍不住嗆道：「若不是四姑娘撞見了人家寺丞家的小郎君，這樣好的親事怎麼會毀了？妍姐兒不過一時氣憤做了糊塗事，又不是本性壞了，大嫂何必這般挖苦。」

穆筠嫻冷冷地看著堂妹，是不是一時氣憤她不知道，但眼前這小姑娘的本性還真就是壞的，從根子上就爛了！

杜氏瞪著錢氏道：「便是五天前不撞見，將來六姑娘和小郎君成了親，一家子總要見面吧？難道非要等到那時候再毀了妍姐兒的婚事才算好事？依我說，早早看清寺丞家小郎君的為人反而還好些，能為容顏所移動的人，難道是什麼好的不成？妳若有些良心，合該謝謝我家仙仙替妳女兒趕走了這個非良人，還好意思跟我鬧騰，我看妳是昨夜裡腦袋裡灌了雪水——凍壞了！」

理是這麼個理，錢氏偏認準了對方家世好，並不肯把杜氏的話聽進去，反駁道：「沒成婚的小郎君自然心性不穩，待成了親，眼裡哪裡還有別的姑娘？什麼時候撞見不好，偏挑了那個時候……說到底，吃虧受委屈的還是妍姐兒。」

杜氏懶得與錢氏多糾纏，她還趕著回去打馬吊、喝魚湯呢，一甩手，道：「沒得討價還價，三個月，少一天、一個時辰、一炷香、一盞茶、一彈指的功夫都不行！若再多話，那就半年！」

錢氏深知杜氏說一不二的脾性，也不敢再多求了，忍了一口氣下去，拉著穆筠妍就走。

穆筠嫻看著遠去的母女，輕快地挑了挑眉，蹦到杜氏身邊，挽著她手臂道：「還好有娘在。」

杜氏一看小女兒這般可愛的姿態，摟著她哄道：「別怕，莫說咱們國公府，就是京城也沒人敢委屈妳！走吧，也不知洪嬤嬤替我贏了沒有……」

穆筠嫻抿了個笑，跟著杜氏一起走了，母女倆的院子住得十分近，過榮貴堂門口的時候，她便要把大氅解下來還給杜氏。

杜氏按著她的手道：「一件大氅值當什麼？妳就穿著，妳穿也好看。」

穆筠嫻道：「娘，這可是您新做的。」

杜氏擺擺手，腳已經跨出去一步了，道：「快穿著回去吧，給妳祖母送了魚就早

些回來，別凍著了。」

穆筠嫻甜甜一笑，道了謝，杜氏心裡更柔更暖，又捨不得走了，拔下頭上的玉簪子，戴到女兒頭上，道：「這樣才好看，雪白翠玉，仙姑下凡。」

杜氏衝著穆筠嫻的丫鬟吩咐道：「快領小姐回去。」

幾個丫鬟福一福身子，隨著穆筠嫻一起回聽雪院。

回了聽雪院，穆筠嫻把魚分了分，讓丫鬟分別送去幾個院子，永壽堂那邊，她則親自過去。

重新進了永壽堂，穆筠嫻把魚給了川兒，讓她拿去小廚房做鮮魚湯。

衛靜眉也問道：「今兒廚房做了什麼？」

川兒答道：「為著配魚湯，做了水晶蘿蔔餃、嫩筍並幾樣醬菜，還有個肉蒸蛋。」

衛靜眉又另吩咐道：「魚肉一半做湯，一半弄成魚丸，仙仙愛吃。」

川兒應了聲出去，穆筠嫻靠著老夫人，撒嬌道：「我屋裡還有魚呢，給祖母的就該祖母吃，顧及我做什麼？」

衛靜眉笑呵呵的，摸了摸穆筠嫻的頭髮，道：「妳陪我一起吃，我就高興。」

穆筠嫻道：「那我晚上還來陪祖母。」

衛靜眉面容帶笑道：「午膳陪我吃就好了，晚膳妳自去吃吧，總是拘著妳，妳不煩我才怪。」

「怎麼會！」穆筠嫻忙解釋道。

衛靜眉見小孫女一本正經要惱的模樣，安撫道：「祖母就跟妳開個玩笑，晚上我吃的清淡，多是藥膳，不要乖乖來陪我，妳正是長身子的時候，可不能委屈了。」如此這般，穆筠嫻才應下了。

頓了頓，衛靜眉握著穆筠嫻的手，語氣平和道：「妍姐兒這事做得過了，妳在我面前詰問汪姨奶的時候，我就知道是妍姐兒的心思，妳也應該知道我與妳母親自會替妳出頭，如何還要背個不賢慧的名聲，自己去聲討汪姨奶？」

青蔥玉指上絞著一絡墨髮，穆筠嫻低頭噤嘴，不大好意思回答。

衛靜眉又道：「我知道妳的性格，驕縱是有些，卻是個頂頂心善的，妍姐兒婚事毀了，雖是因為她運氣不佳，也算是有妳的緣故，她惱了也是人之常情，依妳的性子，自會體諒她一兩分，怎麼會逼得她跪下給妳道歉？這樣咄咄逼人的名聲傳出去了，對妳可不好。」

穆筠嫻道：「祖母不是說怎麼開心怎麼過？名聲什麼的，不太要緊的就算了。我這幹的也不是殺人放火的壞事呀……」

衛靜眉擰了擰穆筠嫻的臉蛋，正要說話，卻忍不住咳嗽了兩聲，臉都發紅了，嚇得穆筠嫻趕緊給她撫背，一個勁兒地認錯。

衛靜眉平復下來後，安慰穆筠嫻道：「祖母沒事，只是嗓子的老毛病，不是舊疾復發。」

穆筠嫻這才安了心。

衛靜眉愛憐地看著孫女，道：「祖母是想妳過得開心點，但是妳年紀也不小了，也該要說親了。我雖不喜歡這世道束縛女子的一些條條框框，可人活在世上，不受管束是不行的。咱們自家娶婦妳也看到了，國公府還算寬和的，將來妳嫁的門第自不會是小家小戶，規矩不會少，至少在親事定下之前，不好的名聲還是不要傳出去的好，等成了婚，有妳父兄給妳撐腰，哪個敢把妳怎麼樣？」

這心真是偏得沒邊兒了，穆筠嫻心虛地摸了摸鼻子，將來誰娶了她，算他倒楣！穆筠嫻感念祖母一片疼愛之心，靠在她肩頭，道：「孫女明白了。」

看著自小被寵大的孫女這般服軟，衛靜眉也於心不忍，摟著她輕輕搖晃道：「也別太委屈自己了，有什麼事跟祖母說就是，不必要自己出頭。」

穆筠嫻心頭一暖，有人疼愛的感覺就是好，但她還是不大想讓祖母這個年紀了還替她煩心。

衛靜眉見穆筠嫻這般乖巧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以前我在金陵的時候，曾經跟著我外祖父走南闖北，見識過很多新鮮新奇的人和事，雖然過去快五十年了，我還覺得彷彿是昨天。」

穆筠嫻把玩著祖母胸前的盤扣，仔細地傾聽著祖母回首往事，聽著聽著她便問道：「祖母，您是嫡女，外太祖父肯讓您出門？」

衛靜眉哦了一聲，淡淡道：「我爹是庶出，我娘去的早，後來我爹娶了他嫡母的外甥女，繼母生了兩個弟弟，不大照管我。當時我年紀還小，那時候女帝駕崩未過百年，朝中尚有女官，女子跟著家人遠行不是什麼奇怪的事。不過到了現在，國家安定了，吃飽穿暖的那些人開始動心思了，打壓弱勢的人，為自己爭取利益。」穆筠嫻翻看過以前的史書，她知道幾百年前，女子甚至是要裹腳的，大明現在能接受姑娘家的出門遊玩，女帝功不可沒。

衛靜眉提起舊事，不免傷感，穆筠嫻便是再有興趣也不忍多問，只挑著幾件她聽得耳朵都要出繭的事，讓祖母再講幾遍。

講起隨外祖父從商的事情，衛靜眉眉飛色舞，忽然變得神采奕奕，似乎百說不厭，穆筠嫻也總是聽得很認真。

衛靜眉講罷了，看著配合她的小孫女，開懷道：「每次都是妳哄著我講，聽了那麼多次，不膩煩？」

穆筠嫻笑咪咪的，趴在衛靜眉的大腿上，手背墊著下巴笑咪咪道：「不煩呀，可有趣了。」

衛靜眉面上笑了笑，心裡瞭然，哪有小輩不煩的？不過是因著她孝順罷了。

等衛靜眉講得口乾舌燥了，穆筠嫻問她喝不喝茶。

衛靜眉說想喝，穆筠嫻喚了川兒進來，要一杯溫熱的水，順便讓人將衛靜眉的湯藥也倒進來。

川兒眼睛一亮，忙把溫著的湯藥端了一碗進來，遞到穆筠嫻手上，附帶放了一杯溫水在桌上，還感激地看了她一眼。

穆筠嫻狡黠一笑，端了藥親自餵衛靜眉。

衛靜眉無奈地一笑，都怪她言傳身教太多，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小孫女，嫻姐兒聰

慧的性子真是像極了她和皇后。

衛靜眉聞著略帶苦味的藥，眉頭雖然微微皺了，嘴角卻一直彎著，耐不住寶貝孫女磨她，索性慢慢地喝了，最後用溫水漱口，這才覺得不那麼苦澀。

川兒拿著空碗下去，臉都快笑成花了。

這人越老越像小孩子，再果決堅毅的老婦人也是這樣，衛靜眉偏愛甜食，不大愛喝帶著點苦味的湯藥，她們丫鬟有時候真是沒轍，還是四姑娘腦子好使。

歇了會兒，午膳也都好了，穆筠嫻陪著衛靜眉用過飯，又一塊兒在暖烘烘的內室一處待著。

吃過飯，衛靜眉精神好像足了一些，她抱著穆筠嫻問她魚丸好不好吃。

穆筠嫻道：「祖母這裡的菜都好吃。」

衛靜眉面上浮笑，道：「都吃了祖母的好東西，哄了我喝藥，還不打算告訴祖母？」

穆筠嫻裝傻道：「什麼呀？」

衛靜眉就這麼盯著乖孫女。

穆筠嫻避不過去，便只好說了。

她這般針對穆筠妍是有緣故的，那是年前的時候，也是一個下雪天，穆筠嫻在園子裡撞見了跌坐在雪地裡的堂妹穆筠欣。

穆筠欣是二房庶出的姑娘，穆筠嫻不知其生母，只曉得這堂妹自小就跟著另一個姨娘身邊的姑娘一起養大，這倒不是什麼特別的，要緊的是，她是個愚人，打小就癡癡傻傻的，五歲了都不會開口說話。

二老爺是個要面子的人，便不大聲張這事，穆筠欣經常被拘在屋裡，在穆家的存在感也不高，沒什麼人重視她、親近她，就連穆筠嫻和這個堂妹也見得少。

雖然見得少，不代表完全沒有感情，所以當穆筠嫻看到傻堂妹狼狽地跌在雪地裡，還自己爬起來，像個沒事人一樣傻兮兮的笑著，便動了惻隱之心。

穆筠嫻問穆筠欣發生了什麼事，行五的堂妹什麼也不說，低著頭，一副一點也不委屈的樣子，眼神還怯怯的。

穆筠嫻猜想她是受慣了欺負才不大說話，遂不再多問，命人將堂妹送了回去，後來在園子外邊撞見了穆筠妍。

這事穆筠嫻一直放在心裡，不管是主子還是奴才欺負了穆筠欣，這都不是一件小事，藉著杜氏的人手查了查，她才查到穆筠妍頭上，又想起那日兩人撞見時，對方神色慌張，才確信是穆筠妍幹的壞事。

穆筠妍不僅欺負了穆筠欣，還搶了穆筠欣一支鍍金富貴雙喜簪子。這簪子是老夫人賞賜下來的，一共打了七支，府裡的姑娘都有，逢年過節全家聚一塊兒的時候，姑娘們都要戴上。

穆筠妍的簪子應該是弄丟了，怕老夫人責怪，才設計搶了穆筠欣的簪子去。

正好叫穆筠嫻知道了，她豈能坐視不理？

穆筠嫻不疾不徐地把這事講給衛靜眉聽，末了，她睜大一雙眼睛，盡顯無辜地道：

「就是這麼回事，不過五妹妹跟著姨娘長大，二孀雖然賢慧，二叔父到底是不大喜歡五妹妹的，我便是去二孀跟前說嘴也未必有用。這樣的事，就更不該拿到您

跟前惹您煩心了。」

衛靜眉笑容和煦，抱著穆筠嫻輕輕拍打道：「我的好乖乖，還是妳心善。欣姐兒的事……她是個特殊的，妳二孀那邊我會親自囑咐一聲，也不能做得太顯眼，省得惹得三房的人眼紅，給我添麻煩不說，反倒害了她。」

穆筠嫻點點頭道：「孫女自然明白，若是五妹妹的事求了您，二房、三房的姑娘小子們說親，都要找您出面了。而且我也明白，五妹妹這些年都是這麼長大的，我陡然對她好，若叫人知道了，怕有諂媚阿諛之人利用她到我跟前討巧，遂只是敲打敲打妍姐兒，她若知趣，自該把簪子還回去，再不敢欺辱五妹妹。」

衛靜眉心裡有些懷疑了，一支簪子而已，雖說眾姊妹都有，穆筠妍丟了確實不好，也不至於非要搶別人的糊弄過去，家宴的時候她只要坐得遠些，誰會注意到她頭上戴了什麼？

按下心思不說，衛靜眉又與穆筠嫻說別的話去了。

穆筠嫻閒來無聊，便和衛靜眉談天說地，說來說去又說到穆筠欣頭上，她問祖母以後五妹妹會怎麼樣。

衛靜眉抬了抬眉毛道：「個人有個人的造化，生在我們家，至少妳父親和叔父會保她一生無憂就是了。她既然生得與別人不同，將來過得與別人不同也是理所應當的。」

穆筠嫻應了一聲，也有些釋然了，大概一生一世被家人養著也很好吧，如果讓她一輩子都和父母、祖母住一塊，她就樂意得很！

衛靜眉似是看出了穆筠嫻的想法，擰著她的臉蛋道：「妳這小狐狸別想一直煩擾著我，早晚把妳送到好人家去。」

穆筠嫻黏著衛靜眉，嗅著她身上草藥香和老人特有的軟和感，撒嬌道：「才不呢！我才十五，還早得很。」

衛靜眉咧嘴笑道：「不早了。」她今年已經六十七了，著實不早了。

穆筠嫻裝作聽不懂，反正她覺得自己還小呢。

祖孫兩個正膩歪著，宮裡來人了。

穆筠嫻嫡親的姊姊穆筠嫻是當朝皇后，年二十六，生有大明唯一的皇子朱世陽。姊妹兩人差了十一歲，杜氏以前要管家，穆筠嫻可以說是被長姊穆筠嫻帶大的，而且受姊姊影響頗深，不論是性格還是為人處世。

姊妹倆的感情也十分深厚。

穆筠嫻想念嫡妹，常常把穆筠嫻召去宮裡玩耍，以前都是派若音來請人。這一回來國公府的卻是若竹。

若竹到衛靜眉跟前見了禮，回了一些話，報了穆筠嫻和朱世陽的平安，便把穆筠嫻帶走了。

穆筠嫻正好還穿著狐毛大氅，也不需回院子去添減衣物，便隨若竹一起出了角門，上了馬車，入宮去了。

穆筠嫻才走沒多久，衛靜眉忍著困乏之意，讓人把杜氏給喊來了。

杜氏打馬吊有些上癮，但做正事絲毫不含糊，聽說老夫人喚她去，二話不說就離了牌桌去了永壽堂。

到了永壽堂，衛靜眉別的沒提，只讓她多盯著西南院，尤其是穆筠妍。

杜氏以為衛靜眉意指禁足的事，便道：「您放心，她欺負了仙仙，兒媳說了關她三個月，一眨眼的功夫都不會少，我早已經讓丫鬟用更漏記著了。」

衛靜眉暫且沒多說，只道：「妳且好好盯著就是，若有別的異動，也上心些。」

杜氏總算聽出點不一樣了，她道：「老祖宗說的別的異動，是指什麼？」

衛靜眉閉著眼，撐著腦袋，輕聲回了一句，「我也拿不準，妳先盯著就是。我要歇下了，妳先回去吧。」

杜氏見婆母犯困得厲害，囑咐兩聲便乖乖離去了，回了榮貴堂就讓身邊的心腹嬪嬪交代下去，使人暗中盯著西南院那邊。

### 第三章 邀寵的手段

馬車從外城的咸宜坊朝內城行駛，從坊間的豐城胡同出去，沿著正街往南筆直而行，經過西長安街，往皇城側門西華門而去。

皇城四面各開一道城門，例選太監或是外籍者一律由東華門入，命婦朝賀或是類似於穆筠嫻這樣身分的人入宮，都得由西華門而入。好在定國公府住在京城西邊的咸宜坊，離西華門不算遠，穆筠嫻每次進宮半個時辰足矣。

馬車在平整的街道上四平八穩地前進，若竹雖未說什麼，穆筠嫻卻已經察覺出異樣，她試探著問道：「煩問一聲若竹姑姑，娘娘每次召我入宮不都是上午嗎，今兒怎麼挑了這個時辰？」

等到這個時辰才進宮，穆筠嫻捨不得妹妹挨餓，是肯定要留穆筠嫻用飯的，她們姊妹倆能一起用飯，那皇上呢？

若竹知道四姑娘是個聰慧的，便微微低頭道：「回姑娘話，這個時辰豈不正好留姑娘用飯？」

穆筠嫻點點頭，便不再多問了，腦子卻沒有停止思考。

穆筠嫻身為皇后，住在坤寧宮，是天下之母，受萬人敬仰，皇帝又性格和善，待她也好，甚至朝野有人評論她是「嬌后」，皇帝也只是一笑置之。

被九五之尊這般寵愛，穆筠嫻可以說是天下最令人豔羨的女人了。

但穆筠嫻明白，長姊在宮裡的日子卻也不是那麼好過的。

皇帝三宮六院，除了皇后還有其他妃嬪。皇后之下最尊貴的便是寧妃，而寧妃與穆筠嫻以前在太子府的時候便多有不和，現在更不必說，其中還有一位頗得聖眷的麗嬪依附於寧妃，明裡暗裡沒少給穆筠嫻添麻煩。

偌大的皇宮，穆筠嫻需要提防的人數不勝數，她活得有多顯貴，須得忍下的委屈就有多大。

馬車到了西華門門口，穆筠嫻隨著若竹一起下車，遞了牙牌給守門的士兵，便一起入了宮。

坤寧宮在內宮，路途稍長，等到穆筠嫻走到了慈寧宮附近，便有坤寧宮的人抬著轎子來接了。

穆筠嫻坐在四抬小轎上，忽然看見前面有一個眼熟的背影，這人便是麗嬪的嫡親妹子蘇綠梅。

蘇綠梅正同宮人一道往麗嬪的住處鐘翠宮方向去。

說起蘇綠梅，若是把她和穆筠嫻放在一起，又是一起談資。京中貴女少有人不知道蘇綠梅最厭惡的人就是穆筠嫻，不過是敢厭不敢說罷了。

到了坤寧宮，若竹扶著穆筠嫻在宮殿門口下轎，入殿之後，便見坤寧宮面闊九間，進深三間，重簷黃琉璃瓦廡殿頂，上下簷均雙昂五彩斗拱，梁枋繪龍鳳和璽彩畫，可謂是雕梁畫棟，美輪美奐。

穆筠嫻和若竹一進門，若音便迎了上來，先領著人去了暖閣。

穆筠嫻此時正在大殿同旁的妃嬪說話，若竹進去回了話，沒一會兒便出來了，又進了暖閣。

暖閣裡，穆筠嫻坐在榻上，背靠菱花格扇，若竹進來道：「姑娘，娘娘請您進去。」

穆筠嫻點頭「嗯」了一聲，站起身，隨著若音、若竹進明間去了。

明間面南的方向擺著一張雞翅木的羅漢床，黃紗繡雜寶雲龍的座褥、靠背、迎手各一，座兩旁設銅托牛角燈一對，座下設腳踏。

穆筠嫻頭戴鳳冠，端坐於上，底下兩溜十把漆黑楠木椅子，坐著七八個人，其中就有穆筠嫻眼熟的麗嬪。

麗嬪蘇綠荷生得長眉大眼，唇紅齒白，妝容豔麗，嬌豔非常，一身緋紅中襖，嬌嬌俏俏像個少女，一點都不像一個二十三歲的婦人。

穆筠嫻進來朝皇后和眾嬪妃行了禮，穆筠嫻趕緊喚了她起來，賜座於旁。

穆筠嫻從眾妃嬪身邊走過，敏銳地嗅到了各種味道，果然宮中的胭脂水粉最是齊全，冬日還未過去，屋子裡便齊聚了四季的花香，有玉蘭香、玫瑰香、菊香和梅香，以及一股非常混雜的味道。

穆筠嫻笑著看了妹妹一眼，對眾人道：「好了，本宮親妹子來了，今兒看妳們服不服。」

穆筠嫻眉毛上挑，定定看著穆筠嫻。

穆筠嫻笑著解釋道：「麗嬪身邊有個宮女很會調香，有一味奇異的香膏中含有三十三種香味，她們說這世上無人能辨出配方，本宮最是知道妳，這世上沒有難得住妳的香味，今兒且叫她們開開眼界。」

穆筠嫻鼻子十分靈敏的事並不是祕密，有一年她在太子府作客的時候，聞到了內室裡的松香味，她剛出世的小侄兒朱世陽也在內室裡。那時候她已經八歲了，嘴皮子利索得很，便告訴了穆筠嫻，好巧不巧，下午便有丫鬟不小心打翻了屋內的火燭，正好落在原先放松香的附近。

後來先帝知道了這事，還賞賜過穆筠嫻，因看她年幼，便沒有賜封號，只誇她是「奇嗅」小娘子。

朝中有些眼力的家族，都只當是穆家為了誇大穆筠嫻仙女的名頭，又加上誤打誤撞地救了皇孫，才賜了「奇嗅」的名號，並不相信她像傳言裡那麼神，能分辨得出百種花香。

偏偏穆筠嫻就是天賦異稟，別說百種味道，只要她聞過就能辨別出來，更別說區區三十三種味道了。

分辨味道於穆筠嫻來說不是什麼難事，穆筠嫻也斷不至於拿那種小事來使喚妹妹，這其中必然有別的緣由。

穆筠嫻並未多問，卻已經明白了家姊的意思，順勢請麗嬪把香膏拿出來讓她聞聞。蘇綠荷倒是很有底氣，不疾不徐地將巴掌大的美人梳頭瓷盒拿出來，由宮人遞給穆筠嫻。

正在此時，皇帝駕到，眾妃嬪出去迎接，穆筠嫻也跟在後邊跪著。

年輕的帝王朱煦年僅二十七歲，他身穿明黃龍袍、頭戴金冠，生得年輕俊秀，一雙星眸，眉長而平，眉尾一點彎，眉宇之間一團和氣，親自彎腰扶起了皇后，喚眾人平身。

朱煦也看到了穆筠嫻，領著眾人回去坐下，便當眾閒問了小姨子幾句話，依舊像以前那般誇讚她嬌俏可愛，與皇后有五分相似云云。

說完讚美的話，朱煦便問妃嬪們都在皇后這裡做什麼，穆筠嫻便把香膏的事說了。朱煦瞭然地「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是在說凝香膏呢，朕倒是十分喜歡這個味道。」

底下的妃嬪打起了眉眼官司，若不是皇上喜歡這個味道，豈會一連五天都宿在鐘翠宮？

朱煦也好奇穆筠嫻是不是真能聞得出來這味道，便笑道：「仙仙妳聞聞看，朕給妳裁判正誤，若是全中，賞妳一些好玩意。」

穆筠嫻先笑著道了謝，便輕擰開蓋子，微微低頭嗅了嗅，才一會兒的功夫她已經說了五種花香出來，不過這五種花香是其中味道最濃的，其餘妃嬪聞的時候大多也說了出來，因此沒什麼稀奇的。

蘇綠荷起初不以為意，嗤笑一聲道：「倒真是靈敏，一會就聞到了五種味道。」

穆筠嫻抬眼看了蘇綠荷一眼，一口氣又說了十種花香，其中包括分量不多，香味極淡的合歡花香。

蘇綠荷面色這才難看了一些，皺著眉道：「還有十八種呢！」

穆筠嫻不鹹不淡地答道：「只有十七種花香了。」

蘇綠荷臉色僵了一瞬，隨即笑開，很是愉悅地道：「請說出餘下的十七種香味吧！」

穆筠嫻放慢了速度，一味一味地說了出來，皆中。

蘇綠荷的面色也漸漸不大好看了。

說完最後一種香味的時候，穆筠嫻便蓋上了盒蓋。

眾人一臉納悶，三十三種，還差一種呢。

蘇綠荷一臉得意道：「怎樣，小娘子沒有辨認出來？其實也不打緊，能聞出三十二種，已經是了不得了。」

穆筠嫻白皙的面龐上，一雙秀眉微蹙，她輕握著妹妹的手捏了捏，而後衝她淡淡一笑，似是安撫。

座下的惠嬪常來坤寧宮，她生得端莊嫻雅，眼角下一顆淡淡的淚痣，帶著淺笑道：

「穆姑娘能說出三十二種花香已是常人所不能，想必另一味香若是真有，她不至於聞不出來。莫不是麗嬪唬人玩，其實只有三十二種味道，對不對？」

帝后也有這種想法。

一旁有人附和了，道：「惠嬪說得對，那膏子臣妾才聞出五種味道來，穆姑娘能說出三十二種，難道最後一種是什麼珍稀香味不成？依我說，要麼是無色無味的，要不是就是子虛烏有的。」

麗嬪冷哼一聲，道：「聞不出來便聞不出來，何必逞強！」

有人逼問道：「難道麗嬪敢保證，真有第三十三種味道，且不是無色無味的？」

麗嬪略直了直背脊，底氣十足道：「那是自然，若是臣妾說謊了，願受皇上責罰！」

語氣一轉，又對穆筠嫻冷眼道：「最後一種香味是稀奇了些，小娘子聞不出來也是理所應當的，既然如此，皇上的賞賜便與妳無緣了。」

穆筠嫻眨了眨眼，道：「誰說我聞不出來了？」

最後一味確實很特別，穆筠嫻不是沒聞出來，她不過是在等待一個好時機，而這個機會，在麗嬪咄咄逼人的時候就到來了。

穆筠嫻手掌心裡捧著橢圓的小盒子，道：「這最後一種香味……是『妃子香』。」

在座的都愣了，妃子香是什麼香，她們可都沒聽說過。

包括朱煦也饒有興致地笑了，道：「麗嬪只告訴朕其中三十二種香，都被妳猜對了，這最後一種朕不曉得，還是頭一回聽說，到底是什麼花香？」

穆筠嫻目光移向麗嬪，只見對方握緊了拳頭，護甲扎在肉裡也不覺疼，面色慘白地看向這邊。

朱煦似乎發覺不對了，道：「麗嬪這是怎麼了？」

麗嬪身後的宮女悄悄地捏了捏她的肩頭，她才緩過神來，支支吾吾道：「忽然有些頭暈。」

心跳飛快，麗嬪絲毫不信，穆筠嫻連這個味道都聞得出來？怎麼可能！天底下怎麼可能有這麼靈的鼻子？

穆筠嫻略帶嫌惡的把膏子放到小桌上，對帝后道：「這妃子香，就是麗嬪娘娘身上的味道。」

穆筠嫻不明白，她道：「麗嬪身上有什麼味道？」

穆筠嫻答說：「嬰兒初生之時會因為氣味辨別哪個是奶娘，這是因為每個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味道，尤其是娘娘們喜好各種脂粉，甚至朝飲花露、夕沐花浴，身上的味道更是不同，這一味妃子香，就是麗嬪娘娘身上的味道。」

穆筠嫻沒說的是，麗嬪身上還有草藥味，只不過味道散發的地方有些奇怪，她才沒有當眾說出來。

穆筠嫻皺眉道：「香膏裡怎麼會有麗嬪身上的味道？麗嬪，妳到底在膏子裡加了什麼東西？！」

麗嬪面色十分難看，她加了極為私密的東西，若是當著這些人的面說出來，皇后要當眾治她淫亂後宮的罪，連皇帝都沒法阻止。

麗嬪顫抖著肩膀，慌忙跪下，眼淚一串串地落在地上，好在她不算蠢，當即道：

「回皇上和娘娘的話，臣妾加了……加了臣妾的眼淚。」  
吞吞吐吐的，好歹是把話說完整了。  
穆筠嫚先是看了穆筠嫻一眼，後者幾不可見地搖搖頭，眼淚是鹹的，這膏子裡可沒有鹹味，誰知道加了什麼髒東西。  
穆筠嫚心存怒火，卻礙著人多，又有未出閣的小姑娘在場，一時沒發出來，壓下怒氣道：「起來吧。」  
麗嬪嚇得花容失色，坐到椅子上，才驚覺雙腿已經軟了。  
朱煦始終面容和善，此時笑咪咪道：「還真是奇特，果然是常人不能想到。」  
穆筠嫚道：「終究不是什麼乾淨玩意，以後麗嬪再不可胡亂使用了。這些東西都處理掉吧。」  
麗嬪頭一回乖乖應是了，現在她比皇后更想快點銷毀證據，誰讓她死也想不到，這世上會有穆筠嫻這樣的人。  
時候也不早了，皇后便催眾人散了。

待人走後，帝后二人攜手，穆筠嫻跟在後面，移步去了次間裡。  
次間的炕上也鋪著明黃的坐褥，帝后同坐，穆筠嫻就坐在下邊的椅子上，旁邊放著手爐，手裡也還抱著一個。  
沒了別人，穆筠嫚面色就不一樣了，她瞪了朱煦一眼，道：「靠那種髒玩意，就把你哄得七葷八素，幾日都不來這坤寧宮。」  
朱煦面帶笑容，唇角彎了彎，哄道：「這不是來了嗎？」  
按說皇后驕縱到這個地步也就夠了，穆筠嫚似乎還沒發夠醋勁，甩開他的手，冷著臉道：「臣妾要不把人都拘過來，你豈會踏足這裡？」  
朱煦依舊笑容溫道：「蠻蠻說的哪裡話。好好好，都是朕不好，妳說怎麼辦就怎麼辦。」  
穆筠嫚這才臉色好看了些，道：「仙仙既然辨出來了，賞賜可別忘了。」  
朱煦揚一揚下巴，道：「反正朕庫房裡的東西妳都知道，妳愛撿幾樣就撿幾樣給仙仙，行不行？」  
穆筠嫚抬了抬眉毛。  
朱煦繼續道：「妳也挑幾樣妳喜歡的。」  
穆筠嫚瞧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啾啾的呢？」  
啾啾是朱世陽的乳名。  
朱煦抿了口茶水，道：「都隨妳，別搬空了就是，省得叫人知道了笑話。」  
穆筠嫚心裡解氣了幾分，才緩和了臉色，道：「那行，皇上走吧。」  
朱煦茶都沒喝進去，他眼巴巴地趕來了，皇后就這麼趕他走了？  
穆筠嫚皺皺眉道：「臣妾要和仙仙說會姊妹之間的體己話，你一個男人在這兒聽著像什麼樣？」  
朱煦順從地下了炕，道：「那……我就先走了，皇后與仙仙好好說話，正好表弟

要回來了，晚上朕同長坤一起用過飯，再來坤寧宮。」

穆筠嫚總算露了個淡笑，略低頭順婉道：「臣妾遵旨。」

朱煦捏著一串檀木佛珠笑了笑，又朝穆筠嫚笑了笑便走了。

朱煦一走，穆筠嫚就朝穆筠嫚招手，讓她坐上來。

外人都走了，穆筠嫚就開始撒野了，她挽著穆筠嫚調侃道：「姊，皇上姊夫脾氣可真好。」

穆筠嫚翻了翻白眼，道：「又不是對我一個人好，上朝的時候，我聽說底下的大臣為著北元的事，鬧著要打起來了，甚至有人指責他太過享樂，不知居安思危，他不也還是樂呵呵的，沒見他發火。」

朱煦就是這麼個脾氣，他與穆筠嫚成婚近十載，穆筠嫚從未見過丈夫發脾氣，便是紅臉都是少有的。

大明真正安定下來的時間並不久，正是要休養生息，讓百姓們安居樂業的時候，朱煦的治國理念也是以和為貴、重視生產，除開追擊前朝北元餘孽，他並不願意開疆擴土四處征伐。

穆筠嫚雖不說是通今曉古，但也讀過經子史集，知道朱煦寬厚仁和的脾性，對大明上下來說都是福氣。

穆筠嫚又吹捧了親姊幾句，穆筠嫚面色漸漸轉喜，捧著妹妹的臉頰道：「就妳這張小嘴兒會哄人，真恨不得把妳鎖在我身邊。」

穆筠嫚從姊姊的手掌裡掙扎出來，揉了揉臉蛋道：「那可不行，我還要孝順祖母和爹娘呢。」

穆筠嫚輕歎道：「好在有妳這個知冷知熱的，家裡我也就放心了。老祖宗近來身體如何？快要開春了，她的病總能好些了吧？」

穆筠嫚道：「這個冬天還好，祖母就是多咳嗽，腿腳倒不多難受。」

穆筠嫚這才放心了，朝若竹使了個眼色，把戴著護甲的手伸了出去，讓宮人替她取下護甲。

穆筠嫚吩咐若音去御膳房吩咐晚上要吃的菜，漫不經心問穆筠嫚道：「方才妳聞著麗嬪身上還有什麼別的味道沒有？那香膏真只有三十三種味道？」

穆筠嫚照實說了，「香膏是只有三十三種味道，不過麗嬪身上還有別的味道。」

穆筠嫚眉頭一緊，隨即舒展開，佯裝不大在意地道：「還有什麼味？」

穆筠嫚道：「我聞的不真切，不過可以確定的是，應當是有鹿茸、麝香、淫羊藿等的味道，淫羊藿這味藥祖母用來擦大腿的藥裡就有，我肯定不會聞錯。」

穆筠嫚呼吸粗重了一些，沉默了一瞬才沉靜道：「哦，許是她自己吃的什麼藥吧。」

穆筠嫚搖搖頭，略紅著臉道：「不是呢，好像是從那處散發出來的……」

穆筠嫚皺了皺眉，隨即囑咐穆筠嫚道：「她已嫁做人婦，有些帶下病也是難免，妳一個未出閣的小姑娘，這事別擱在心裡，明白沒？」

穆筠嫚點點頭，目光純澈道：「知道了，我也不會對外說的。」

穆筠嫚收拾下心情，看著天色不早了便傳了飯。

姊妹兩個一起用過飯了，天還亮著，穆筠嫚便催著穆筠嫚快些回去，省得天黑了

路不好走，也不大安全。

穆筠嫻臨走前笑咪咪道：「那皇上的賞賜可還作數？」

穆筠嫻道：「作數的，明兒就給妳送去，不早了，快讓若竹送妳出宮吧。」

穆筠嫻應下一聲便走了，她甫一出坤寧宮，穆筠嫻便在次間裡邊摔了好些茶具。

穆筠嫻幾乎是氣得發抖，她腳踩碎瓷片，對若音道：「麗嬪好大的膽子！」

皇帝一連幾日宿在麗嬪那裡，她就發現不妥了，朱煦雖然是個好脾氣的性子，但除了對自己寵愛一些，向來是雨露均霑，從未有在哪個宮裡連續過夜三天。

朱煦平日裡可以說是無甚特殊愛好，唯獨遺憾的就是子嗣不豐，成婚近十載，只得了朱世陽這一個兒子。

這也怪不得朱煦，皇家一直有這樣的遺傳病症，每個皇帝都子女福薄，孩子最多的也只得五個子女而已，養大的卻只有三個。

朱煦除了勤政，也就是對子嗣的事有些執著了。

穆筠嫻當時能想到的，就是麗嬪用子嗣相關的事勾著皇帝，苦於沒有證據，她不能隨便闖入鐘翠宮，自然也無從查證，只好今兒召了妹妹來旁敲側擊一下。

果不其然，麗嬪身上恰好就有鹿茸、麝香、淫羊藿這幾味壯陽藥裡常有的草藥。

若是尋常男子吃了這藥該不大要緊，但朱煦本身身體不大好，吃了這藥反而傷精元，圖一時爽快，三年五載過了，以後更難有孩子，這等於是透支皇帝的身子。且不論帝后情深，皇后只得一個皇子而已，她還一心念想著再生個女兒，怎能不氣？

若音扶著穆筠嫻在炕上坐下，安撫道：「皇上用了藥，想必心裡也是清楚的，這事不能只怪麗嬪一個，便是鬧開了叫太后知道，皇上肯定也要擔責，萬一這事讓旁的人知道了，皇上覺得失了顏面，惱了娘娘就不好了。」

穆筠嫻長呼一口氣，又聽若音道：「皇帝再好的脾氣，男人在這事上面總要特別一些，娘娘氣歸氣，可不能傷了和皇上的感情。」

穆筠嫻腦子也清醒了，道：「虧得姑姑提點，本宮知道了，等皇上晚上來用膳的時候再說吧。」

若音一聽放心了，出去喚了兩個宮女進來，把地上收拾了。

鐘翠宮那邊，麗嬪也已經回了，在內室裡見了嫡妹，什麼都來不及說，就眼淚嘩啦啦的，把蘇綠梅嚇得不輕。